

## 題目：衣櫃裡的秘密

只是坐著，有好長一段時間。在充滿腐敗氣味的空間裡，她抱著身軀，像是患了失語症，等待著黎明……。

浴室的潮濕讓新買的三層櫃覆上了一層綠苔。明明是新買的。然後，又舊了。她重覆整理著那些堆疊在一塊的藥袋，不停的把玩裡頭裝著的藥丸，再仔細的將之分裝入買健康食品送的藥盒中。重覆又重覆，像壞掉的時鐘。

**適應症：** 焦慮狀態、恐慌症。

**副作用：** 異常想法、妄想、不真實感，行為改變或異常、攻擊性行為、自制力降低、暴怒，異常激動、神經質或易怒，睡眠障礙，異常疲倦或虛弱，發燒、寒顫，眼睛或身體不自主運動，喉嚨痛，低血壓，皮膚癢，肌肉無力，異常出血或瘀青

**其他用藥指示：** 1. 請勿與含酒精的飲料併服。2. 服藥後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。

贊安諾。她回想這幾個月來所發生的事和換過的藥，除了昏睡和不由自主的抽搐、厭食外，實在是想不起什麼有趣的事。啊，對了，明天要記得去郵局劃撥，然後趁中午跑公文、順便多拿些表格，幹部也差不多要交接了，要怎麼和學弟妹溝通？今天的課全都睡過頭了，到底老師在下課前說了什麼，為什麼全班都笑了？是不是我的異狀引起大家的注意了？夢想啊，好多好多，音樂、戲劇、電影、彩妝、自助旅行……人生好衝實，但要是能再瘦一點就完美了！糟了，還是睡不著。不是吞了藥了嗎？到底，現在這個人是誰？好像又開始說起無意義的話了。要是能在吞藥後適時的閉上嘴和眼就好了。

「妹……」好奇怪，她以為他們已經死了，真的已經死了。但沒有，他們每個夜晚準時來報到。先是生父，用著一雙怨恨的眼神直視著，接著是姐姐。兩個人，不，應該說是兩個魂，不，其實她也搞不清楚了，究竟，誰才是真正的死人。於是，她又開始習慣性的自殘。到底什麼時候開始的呢？她每刀每刀都劃在護士小姐說難找的血管上，「妳要減肥了」，難道胖子不能捐血嗎？護士小姐總是這樣鄙視她。沒錯，她不高，更不瘦。但她以為只要熱血，別人就會接受，結果，還是要被笑罵一頓。看著血開始汨流，她的憤怒和不安才稍微獲得平息。意識好

像開始模糊了，可能是藥效發作了吧。然後，她才真正安心的睡去。但真正睡去的，到底是誰？

二月一日，是生父的對年。她早下定決定不再過生日。想起那雙關愛的眼神，她寧願解釋成怨懟。過什麼生日？「涼什麼涼，老子都不老子了！」突然，她想起了小胡適的玩笑話，不合時宜的笑了。接著，她只記得二月中旬又去送了姐姐一程。一個感冒，卻死了人。死了好多人。之後，每個夜晚，她總是看見一副腹脹如櫃、吐著混著體液、血水，躺在薄板上鐵青而冰冷的臉孔與一雙怨懟的眼神。互相交錯著出現。偶爾出現另一個年輕妖豔的女子，聲聲叫著「妹」。「也許，是要來帶走我的」她總是這樣想，吞了藥的夜晚，就這樣躺平在床上，不知道該等待該害怕還是該悲傷。醒來的時候，陽光總會照上大半個床，但照不亮心裡那個陰暗的角落，明明，她就比所有人都幸福。全世界都是這樣告訴她的。她也覺得她不懂把握。於是，她又習慣性的翻了翻左手，確認昨晚的傷痛，再躲回櫃子中。

她其實很慶幸，至少她的名字沒叫招弟。她擁有一對全天下最疼她的父母。過著大小姐般享受的生活。養女其實沒什麼了不起。因為她愛她的養父母甚過一切，而養父母也為了她可以拋棄一切。然而，她的心裡卻總是對所有人充滿抱歉。好奇其實不一定能殺死貓，但潛意識絕對可以殺死一棚的牛。她總是習慣性的抱歉。為她的出生不是個男孩感到抱歉，為她的成長帶來麻煩感到抱歉，為她替家裡帶來的災害感到抱歉。看見父母的爭吵，她感到抱歉。為因自己對夢想的執著而讓父母擔心感到抱歉。她才不是早熟，她只是習慣性的抱歉。當然，更為她可以任性時卻假裝長大，長大後卻不停想任性感感到抱歉。就在她習慣家裡的爭吵，也習慣性的承擔下一切後，又與生父母相認了。然後她又開始抱歉。自責自己的不負責任。但開玩笑，她是那個被拋棄的人，是那個單純因為是個女孩就被拋棄的人。但她在抱歉，為了姐姐們對艱困生活的犧牲感到抱歉，為了自己從來沒幫上忙感到抱歉，為自己在另個家中享福感到抱歉。「誰都生不逢時」。她突然又想起這句話。好像，在這個大時代，誰都無法怪誰，因為誰都是受害者，誰也都是加害者。

她算了算，距離相認，也才吃過兩次年夜飯。其實她心裡一點都沒有怪誰，她只是怪自己。怪自己明知道生父相認時已經肝癌末期，卻從來沒有表示過真正的關心。本性真是冷然。但到底誰又真正愛過誰？她承認，她誰都愛，也誰都不愛。而唯一討厭的人，卻是自己。

距離第一次看心理醫生好像已經是幾百年前的事。她翻閱手邊的藥袋和拿著藥袋的左手腕，像在閱讀一本小說般的精采。這種病是不是真的不會斷根？不就是文明病嗎？聽說，大家都覺得是她自己的問題。大家總說她想太多，大家總說她抗壓性不夠，大家總說她固執而任性，大家總說……。那自己呢？她好像從來沒聽說過自己真正的想法。其實她好想往音樂的路上走，但卻因為這樣的堅持，吵到家裡天翻地覆，還因為太激動而換氣過度，差點昏厥。然後她又開始怪自己。出生就是個麻煩了，然後還要找別人的麻煩。有時候她會氣得想把吉他砸爛。像小時候把芭比娃娃大分解一樣，其實就為了媽媽不讓她帶到浴室玩。她懷疑她天生冷血並隱藏暴力因子。

好累。今天的她一點力氣都沒有。好幾個月來，一直一直做夢。夢到連真實或是虛假都分不太清。「要帶我走就走吧」她偶爾會任性的發脾氣。但發完脾氣後，她也知道，桌上還有好多份報告，電腦裡還有好多社團資料要整理，行事曆上還有許多事沒完成。她洩氣了，但身體上的贅肉卻一點都沒有洩氣的跡象。她今天唯一記得的事，就是她只吃了一片巧克力土司，然而，在吃下後又馬上吐還給馬桶。她開始在房間裡遊走，三千五的套房，很高檔。衣櫃十分厚實，躲的進一個人。於是她又習慣性的躲進去。以為這樣就不會再做同樣的夢。至少，不用思考是要留下還是要跟著牠們走。

學期到一半了，她心裡想著要把期末的事情也先做完。高效率是她唯一值得驕傲的地方。但偶爾她還是會懷疑自己。女生真是麻煩的動物，月經來前就會暴躁的跟隻踩到圖釘的恐龍沒兩樣。和平常一樣和家裡通了半小時多的電話。報平安是基本孝道。但她只是覺得不妙。最近的情況很糟，幻聽和幻覺連白天都會出現，晚上的惡夢已經讓她連覺都不敢睡。於是她自行加重藥量。鏡子裡出現的那個人很不像她，肉似乎少了點。就當是欺騙自己也好，她想，至少入睡前有件事是值得開心的。想著想著，整個人突然像是墮入無底深淵。不停的，眼淚突然不停的流下。她開始瘋狂的踹著棉被，並砸掉所有眼前的物品。終於，崩潰了。這陣子，心臟老是無法正常供氧。她以為她就要死了。反正，她是也沒有求生意志了。連續好幾天，她以酒精送服安眠藥和鎮定劑。不過是個期中考，她就崩潰了。所有的課程她根本沒印象。一個品學兼「憂」的學生。曾幾何時變成這樣。社團紀錄本、公文、企劃書散落一地，她開始瘋狂的踩著那些她重視的夢想。開始往牆壁撞。她只知道她越來越害怕失控的自己。害怕那個強迫自己隨身攜帶美工刀、還會隨時拿起美工刀自殘的自己。她病了。她知道，但她停不了。她只能看著體內的她無力的掙扎。

年後，生父母還有三個姐姐一同南下。當天氣氛熱絡，筷子在餐桌上飛來飄去，大家相互夾菜。生母與她互相敬酒。生父只是默默的，默默的坐著。聽說，生父的肝是因長期藉傳說中那罐「明天的窟仔幫你挖便便」勞工中的英雄飲品來使自己撐過所有勞累導致。發現肝問題後，他不再喝酒。連和她們團圓時的禮貌性敬酒也避免。「肝是最沉默的器官」，所以人在肝沒救的時候，也只能跟著沉默了。但那天，生父的精神和興致卻十分高昂。整個人像是逢喜事般，紅光滿面。敬酒時，他輕沾了幾口，但他未動筷子。未動筷子，到底代表了什麼？她的心裡已經有了底，但不能戳破。她假裝開心的和所有人說說笑笑，但其實整個人早已解離。她從自己體內看見那個她一直半眯著眼、張口大笑，作著誇張的動作，而她被困在體內，想阻止她，卻無能為力。她從體內也看見了生父直視的眼神。一雙內雙的眼，和她一模一樣的眼睛，長在男人身上，把她作事剛健逞能的生父裝飾的稍微有了活潑的氣氛。但現在，那雙眼簡直是割人的利器。所有的話都蘊涵在那雙眼中。她明白生父有事要對她說。但她從來就害怕這個生父。敬畏。她從生母、姐姐們那裡聽到他過去的做事方法，更從他本人口中聽見他小時候受他養父母「虐待」的故事。她只是害怕，從來就害怕聽見別人告訴她他們有多苦。有多苦又怎麼樣？每個人的苦不都是一樣重？又有誰真的輕鬆愉快？她好想大喊，好想指著那些不停對她抱怨、吐苦水的人大罵。為什麼他們都以為她是幸福快樂而無煩惱的？為什麼他們從來不想聽她真正要說什麼？為什麼從來都是她在傾聽、她在感受、她在退讓、她在抱歉、甚至她在沉默？！她只是覺得好混亂。當下即認定生父一定又是要對她訴說那個古老的虐待故事。好奇怪，一個剛硬的男子，居然對著初相認的么女說著小時候的悲慘故事。「他」只能是英雄。她有時候會這麼會這麼認定男子。如果男子無法堅強，那為什麼所有人都要男孩，不要女孩？女孩真的很差嗎？她記得小時候她的正義就在伸張「男女平等」上，但她又矛盾的希望自己真是個男人。終於結束了。她走出餐廳門口時，長長的嘆了一氣。什麼都可以習慣，但一堆人圍在一起說些言不及義的話，那種熱鬧中的冷然她真的無法習慣。就像過年那樣，一堆人自各地義務性的衝入車陣中、再艱難的廝殺出長龍中，準備一大筆現金包進紅包袋裡，一年辛苦賺的錢就去了一大半。說好聽點是圍爐，還不就是婆婆媽媽們辛苦的準備一堆重大節日才敢吃的油膩膩的菜，小孩們將菜夾在碗中便分散在客廳各個角落兀自吃完；餐桌上坐著的那些大人則想著飯後的紅包錢飛了，要從牌桌上賺回來；妯娌間在廚房競賽完，飯局才是比賽的真正開始，於是她們比較起孩子們的學業、事業、前途、理想，甚至是身高、體重、臉蛋。好像人與人之間，從來只能是比較和輸贏。言不及義啊。她心裡這麼吶喊，好險，今年的過年又讓她撐過了。

就在年初飯局後沒多久，「那邊」卻告知了生父的逝世。她突然不清楚自己該不該哭。不哭似乎沒情義，哭了又似乎太做作。她從來沒真正愛過。在剎那間，一種詭異的輕鬆感居然浮出心裡。輕鬆感。人死了，就不會再滔滔不絕的說著被虐待的故事，就不會重覆的告訴她他也是養子，就不會在半夢半清醒時一直對她說抱歉。該抱歉的人是誰？是她？是他？還是整個大時代？她突然弄不清楚了。但她還是向學校請了假，去見生父的最後一面。她終於相信「人死後見親人會七孔流血」的說法。她親眼看見，那雙內雙而半閉、和她一模一樣的眼，在她到來後，終於完完整整的閉上。他的嘴角開始吐出像血又像膽汁的東西。這是她第一次親眼見到死人，一個與自己有如此緊密血緣關係、卻不熟的死人。大概是氣氛的感染，總是習慣與所有事物不熟的她，也終於也投入了這場死亡。她跟著親生的家人在殯儀館中渡過好幾天。這是她第一次覺得開始真正融入那個原生家庭。不再猜忌、不再懷疑。她認真的將自己當成是一份子。不再是不需要、被拋棄的那種。也第一次覺得不再抱歉。生父選擇了原生家鄉為最後的依歸，大概外出的遊子，總是眷戀故鄉的氣味吧。等待大化的過程中，她們又開始言不及義，但這次的言不及義，總是為喪禮留下點熱鬧的回憶。她只記得她與三姐去選購紫色的蓮花金。「應該要為死者唸個藥懺吧」，她心裡突然有了想法，也算是還有點人的情感。喪禮的儀式是莊重而繁複的，在跪拜與經文禱告間，她感受到生命的尊嚴。長時間的等待，骨灰終於在高溫下化成，依禮，親人要為他各撿一塊碎骨入甕。但她心裡卻還一直有股聲音：「爸，緊走喔！火來了喔！」；接著又是「爸，入厝喔」。終於，人的一生就這麼結束了。結束了，祂也許什麼都不知道了，但生存下來的人，要想辦法繼續活著。

隔年2月，三姐因感冒而逝世。她突然釋然了。她想，也許這只是鬧劇。從頭到尾都是鬧劇。什麼生生死死的，根本不存在。她也不存在。她懷著平靜的心情請了假。像小時候要去遠足郊遊、又像是煩悶的高中生終於能以請公假的名義休息。她也見了三姐的最後一面。終於，她看見最平凡的三姐，靜靜的躺著。安詳。她其實不懂，一個20幾歲的女孩，為什麼急著嫁人、為什麼已經是一個小孩的媽了。「聽說她們夫妻倆關係已經快破裂，那孩子呢？」她心裡為這歷經滄桑的姐姐感到心疼。婚姻是兩個人的事，但她開始把過錯全歸在姐夫上。一開始她就不喜歡這個姐夫。孩子跟著姐夫，會完蛋，於是最後二姐以「領養孩子」的方式，爭取到監護權。她放下了一顆心。

好奇怪，她又在回想那些往事。自從生父與三姐逝世後，她的病似乎加劇。胸口總是悶悶的痛著。她又開始感到抱歉。她後悔，後悔當初沒和三姐多講一些話，甚至當初沒直視生父、傾聽他最後想對她說的話。那天的好氣色，大概就是

所謂的迴光反照。也許他已經意識到，也許他想向他這個不熟的女兒說些關心或是抱歉的話，但他這個不孝的女兒拒絕了。只是因為她的本性冷然。她想起來就心痛。於是每個夜裡，開始夢見那座高聳的納骨塔、納骨塔前的高速公路、鐵青的面孔、真摯而迫切的眼神、還有一張安詳而美麗年輕的臉孔。日日夜夜，她吞了那些藥，鎮定的、安眠的、抗憂鬱的、抗躁鬱的、焦慮的、恐慌的、甚至是抗強迫的。她一直在厭食。唯一接受的東西，只是茶、咖啡、酒和菸。醒的時候想睡，睡的時候想醒。她開始分不清白天和晚上。只記得不停的吃藥、換藥、吃藥、換藥。醫生開的藥她都乖乖的服用，但一點都沒有好轉跡象。她只是在夜晚吃了藥後不停的上網、購買一堆根本不必要的東西。一方面想快點入睡，一方面又害怕半醒時會看見親人的臉。吃完藥等待入睡的時間，就像等待死亡的長眠。像是旅行的終點，終於回家、終於可以休息般輕鬆。

社團、課業、人際，那段時間，她像瘋了般有精神。躁鬱，她心裡異常清楚。所以她積極的不像話，以鐵金剛的身分接過所有活動、跑遍所有流程、甚至發願讀完一堆書。但她壓根不記得上課的內容，她只是想睡。藥效還沒過，她只是好累。期中考前一週，她已經陷入無法自拔的地步。她不停的自殘，看見手腕上的血不停流出，心裡才舒坦。「我還你了，別再來了」。她開始自言自語，對著空氣咆哮，她以為把血流出、還給逝世的生父，她就可以減輕心裡的罪惡感，可以真正入眠。又或者，她與家裡的關係一直緊張，但家裡卻完全無察覺。她心裡一直覺得父母不認同她對音樂的執著，她一直想起高中時代與父母的爭執。「我有什麼資格要求這些呢？」她的心裡又對養父母感到抱歉。明明熱愛的，卻強迫自己要放棄；但社團的職責在她身上，她不能不負責任。於是雪球越滾越大，她感到寂寞，不知道該怎麼向別人訴說。期中考前一天，她終於決定了。幾天前，她已經進行試驗，安眠藥吃幾顆、搭配多少酒精。然後，那天她開始發簡訊、交代所有後事。大家都認為自殺是件不負責任的事，是懦弱的行為表現。但她只是純粹想睡。純粹不想再惹父母生氣和煩惱。她想，要是消失了，全部的人就會解脫了。於是她當晚吞下了 40 幾顆安眠藥，更配上了一堆酒精。藥丸很大顆，滿嘴的苦味。她哭著吞完那些藥，她也知道她回不了頭了……。

一覺醒來，四周是白的一片。像睡了一個世紀，她只看見兩個熟悉的身影。停了很久，她才認出那是父母，最疼愛她的父母。他們突然老了，白髮一絲一絲的，好明顯。她的眼睛因高度近視，其實什麼也看不清楚，但這天，什麼景物都在她眼裡放大。「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了嗎？」「……？」「那妳知道三姐的事嗎？」好奇怪，爸爸一開口就這麼問她。她根本來不及思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躺在這裡，又跟三姐有什麼關係。她只是張著那雙眼睛，望啊望著，心底壓根覺

得奇怪，為什麼身旁的人看來都如此疲憊和緊張，真正疲憊和該感到緊張的，不是她嗎？她的腦袋突然斷了訊，像地震過後，一堆未寒的殘屍。後來，她真正記得的，只有一直餵她吃粥、那張母親慈祥而令人安心的臉；而醫院的粥，是她這段日子唯一真正進入腸胃的食物。

她鬧著出院。她絲毫不覺得自己發生了什麼事。她只是忘了些什麼事。起初，她以為只是一些。等到回到學院，仔細想起來，片段片段的回憶，像黑白電影。她從來不是主角，只是個跑龍套。「妳沒事了嗎？」一聽見這句話，她全身就會起疙瘩。「沒事，我有什麼事」。然後，她開始從對人感到抱歉轉成敵視和懷疑。所有人的關心，都讓她感到十分不安，像是赤裸的被人關進了透明冰箱，「禁用閃光燈與餵食」，這像是會出現在冰箱前的警告標語。於是她又想起藥袋上的警句。「抽菸會導致肺癌、肺氣腫」。好奇怪，到處都是警告標語，但從來沒人當真。這年頭，認真就輸了。而她，的確就輸了。她逃避所有人的問候，深怕別人知道她發生的所有事，更怕別人知道其實現在的她已經什麼都不記得了。她會處理自己的大、小便，至少比初生的嬰兒好一點。衛生所、社工、生命線，一堆她壓根沒想過的人全都進了她的世界。她開始畫圈。將人隔離。像好久以前她就習慣做的那樣。什麼都說謝謝、不用。沒人知道其實她多吃片蛋糕，但就怕別人嘲笑胖子沒吃的權利。沒人知道她想拿超市架上那罐巧克力醬，她總是習慣假裝正在思考。明明她就是太矮拿不到。沒人知道回到學校後的她連各處室、教室在哪都忘了。她比剛入學的新生還糟糕。來不及重新適應，又要擔任起學長姐的角色。當社團的下任幹部開口問她公文和企劃書時，她只能假裝什麼都知道，然後笑一笑。事實上，她根本什麼都不記得了。不記得了。一個人又被拋下了。獨自被拋下，面對所有該來的問題。「如果一開始就知道這個牽著你的手的人不會一輩子牽著你，那一開始就要選擇不要牽」。這一直是她的思考邏輯。她明白世事變遷太快，死亡也無法預料。所以她從來無法打從心底去相信和依賴。她開始連自己都不愛。她是失憶，而不是失智，但有時，失憶比失智更讓人感到焦慮。她只記得她到過世界的盡頭，然後又回了頭。

她的母親堅持辭了工作，陪她就讀一段時間。她的疑心、反抗心和焦慮反而加重。她又開始感到自己的無能，每一分每一秒與家人的相處，她只感到自己的麻煩程度更甚以前，也更對周圍的人感到抱歉。生活回復正常後，她曾經強迫、說服自己也已經是個正常人。她感到無比的樂觀和熱愛生命。她是新生・新生。她不再喝酒、不再抽菸、不再自殘。但麻煩的是，她依然習慣性的躲入衣櫃。在聽見別人最無心的一句話、一個字後，她不停的懷疑自己成了別人討論的重心、更或是攻擊對象。她才明白，其實自己一點都沒有好轉。她只是又習慣性的壓抑。

這樣的模式，其實根本不用和家人討論。因為只有自己才會了解症狀發生時的無力和空洞。從體內深處看著那個失控的自己，張牙舞爪的質問與辯論，然後她開始相信，這一次，她不只在解離。也許，存在她體內的，真的還有許多個自己。

只是坐著，有好長一段時間。在充滿腐敗氣味的空間裡，她抱著身軀，像是患了失語症，等待著黎明……。

衣櫃的空間其實很剛好，容的下腿短手短的她。可能只有這個地方會剛好容的下她吧。奇妙的是，三姐有密閉空間恐懼症；然而三姐生前也習慣性的以撞牆自殘。當她開始想要過正常的生活時，她也逐漸的理解所有自己的情緒和造成情緒的原因。果然，能了解自己(不管這個「自己」，有多少個)的人，永遠只有自己。到現在，她看起來一切很好。然後，她還是習慣性的對所有人感到抱歉、還是習慣性的沒自信、還是習慣性的會躲入衣櫃。衣櫃像棺材，有種腐敗卻又沉穩的氣味。才剛將所吃的東西又吐出來的她，習慣性的抱著身軀，躲在小小的衣櫃裡。在這裡，她可以假裝自己從來沒被遺棄。至少，她有很多個自己……。

「決定了，標題就寫『櫃子裡的秘密』」，她終於停筆、笑了笑，開始對鏡子梳起那頭長髮。一根一根的，髮絲卻像從不屬於她般大量落下。她停下動作，隨手拿起桌上的莎邦尼細長涼菸。剩半包，她也不記得什麼時候開始抽的那麼兇，反正焦慮起來時，她根本也忘記手上還有一根，就會點了另一根。她突然想起當年的那個男孩，談分手的時候，兩人也只是抽著菸，一陣沉默。該死的沉默。回到現實，她焦躁的點菸、打開衣櫃。「招弟，妳怎麼躲在這裡。」她拖出衣櫃裡那個被殘暴分屍的巨大人偶，用極度憐惜的口吻，「人不能一輩子躲在衣櫃的」……。

他笑了笑，一部小說終於寫完，結局大概算有力，還算令人滿意。他不怕別人將小說與他的生活混合，小說與現實生活總是不同。就像陳雪可能是同性戀，但不一定是陳春天。然後，他突然想起〈陳春天〉裡的那些「肖仔」和「肖人病院」。